

南海出版公司

珠玉侠贾

上册

魏无忌



目 录

楔	子	分国忧众商户捐输银两 巧运筹金佛爷小试牛刀	1
第 一 回		遭暗算老掌柜撒手归西 耍无赖邹总管故伎重演	34
第 二 回		做手脚大牢内图谋灭口 逞义气丰泽园扶弱抑强	63
第 三 回		遇明主两冤案水落石出 逢义士入重地赃物追回	95
第 四 回		防灾难散资财金益分家 得珍奇聚宝斋大祸临头	119
第 五 回		清平日朗乾坤大内失窃 奉密旨两官府明查暗访	145
第 六 回		巧用心那公爷慨认义女 承厚赠马守备喜结良缘	174
第 七 回		成好事徐以新错点鸳鸯 进衙门隋兰花对质当堂	203

第 八 回	假援手佟都司杀人灭口 乱葬岗刘神捕发棺验尸	232
第 九 回	诉身世姊妹俩互通款曲 悯落难珠宝店收留孤贫	259
第 十 回	庆开张新钱庄预留伏笔 斗劫匪马守备大展神威	287
第 十 一 回	大总捕谋机密守备衙门 小衙役设奇谋将计就计	313
第 十 二 回	顺天狱串口供苍龙上当 宽刑罚赵三儿和盘托出	340
第 十 三 回	运佛像金佛爷途中遇险 黑风口栾武师勇斗群匪	368
第 十 四 回	刘神捕乘夜探太平王府 马夫人设机关力擒强人	394
第 十 五 回	下黑手苍龙帮铤而走险 中奸计陷牢笼姊妹遭擒	421
第 十 六 回	斗机智易匪装二女脱身 失计较家门口兰花遇凶	447
第 十 七 回	析案情马守备家中探底 辨奸细大内中指认帮凶	472

第 十 八 回	救兰花三老侠夜探匪窟 护太监胡少侠肩负重任	500
第 十 九 回	义顺王府隋兰花被囚花厅 勇入虎穴金佛爷巧得名单	528
第 二 十 回	乃武乃文金益献宝迎匾 亦庄亦谐诏旨天下平定	553

楔 子

分国忧众商户捐输银两 巧运筹金佛爷小试牛刀

紫禁城内，养心殿。

殿内东暖阁。

殿外大雪纷飞，殿内温暖如春。

大盆迎春花，簇簇金黄；几盆水仙，朵朵怒放，吐着清香的花儿，预报着春天即将到来。

户部侍郎徐以新，身着二品顶戴、补服，正给天隆皇帝行叩拜礼。

天隆皇帝身着黄缎便装，盘膝坐在炕桌旁，不紧不慢地抽旱烟，那古玉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，几分愁怅。

炕桌上摆着一叠黄笺，御砚上搭着朱笔；一份奏章摊开着。

“免礼。”天隆吐出一口烟，“坐下说话。”

“臣——”徐以新起立之后，躬身、迟疑。他明白，他只是个从二品侍郎，皇帝面前没有他的座位。

“坐吧。”天隆用烟袋指着炕沿儿近处茶几旁一张靠椅，“坐在这儿，近点儿好说话儿。”

徐以新躬身一揖，欠着身坐在皇帝指的椅子上，神情松弛了下来。

“这里不比朝堂，你不必拘礼。”天隆向窗外吩咐，“上茶。”

“噫！”窗外应声。

一名太监捧盘进阁，把盖碗捧过头顶，跪在炕前，将盖碗捧放在炕桌上。然后起立转身，跪在徐以新足下，将盖碗捧放在茶几上。

徐以新在太监上茶时，赶紧起立、闪身，面现惶恐，手足无措。

如在其他场合，徐以新见了这名太监，要称对方“公公”，拱手问好。

太监退出。

“坐下喝吧。”天隆面色温和，他掀开碗盖儿，闻一闻茶香，喝了一口，对徐以新说：“这茶还不错。是云贵总督进献的。这普洱茶，有点儿苦味儿。据太医说，这茶可以暖身，冬天喝最适宜。”天隆又喝了一口，“你尝尝。”看着徐以新。

徐以新双手捧碗，微尝一口，赶紧放下，躬身说：“是有苦味，不过，很爽口，好喝。”

“坐下喝吧，一会儿事毕，送你一包，带回去慢慢喝。”

徐以新刚要起身谢赏，被天隆摇手制止。“方才说过了，不必拘礼。”天隆看了一眼炕桌上的奏章，“今天召你来，是问一问筹款的事。几位王、公、侯、伯的府上你都去过了？”

“臣都一一叩拜过了。”

“可肯借朕些银子？”

“臣无能，有辱圣命。”

“这么一说，他们是一毛不拔啦。”

天隆微愠，抬头望着窗外，良久不语。

徐以新面现惶恐。

“关于东北边城尼布楚、西北要塞迪化以及东南海防都在吃紧的情况，”天隆扭过头来，“你都对几位王公讲清楚啦？”皇帝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徐以新。

“臣向几位王爷、公爷、侯爷、伯爷禀告：北部，俄罗斯人勾结内地奸民，大有里应外合之势；东南倭寇十分猖獗，屡屡扰边。如不加紧备战，祸患无穷。可惜臣才弩舌笨——”

“这怪不得你，”天隆安抚道：“造新式大炮，对他们讲了？”

“臣把工部所绘图样，给王爷们看了。”徐以新陪着小心。他不能惹皇帝震怒，也不敢深说，从而开罪王爷。

“哼！”天隆怒哼一声，装上一袋烟，抽了起来。“真是不顾国家安危，只知自己的荣华富贵！朕有言在先，是借，不是捐，他们还是怕朕赖帐。”看着窗外，听到院内扫雪的声音。“至于他们如何向你哭穷，就不必细奏啦。这些无聊的瞎话，朕没时间听。”天隆转了话题：“按兵部所需新式大炮的数目，”他指指摊开桌上的奏章，“眼下户部能拿出多少银子？”

“国库眼下能支出一千万两；还缺一千万两。”

“所缺数目，你打算如何筹措？”天隆眨着眼望着徐侍郎。

“依臣愚见：请圣上下诏，预征盐、铁、茶、牙诸税，以——”

天隆眉头轻皱，截住侍郎的陈述：“你是教朕学崇祯？”

他的声音相当轻，无怪罪之意。

徐以新扑通跪下，像从座位上翻下来似的：“臣该死，臣只不过是——”

“不，不必恐慌。朕不责怪你出此下策，起来，坐下吧。”天隆面现温和：“朕明白，国库不会自生银子，户部大堂不长钱粮。你作为度支侍郎，也只有劝朕预征这一招。”天隆微微叹息，“前朝的横征暴敛，连年预征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终于亡国。前车之鉴，教训必须牢记。如若自乱税法，百姓会怎么看待朝廷？预征一事，不可再提。”

“陛下教训得是。”徐以新低头回话，心情恢复平静。

天隆伸腿，从炕上下地。徐以新立即站起，却被天隆制止：“你坐。朕坐了一个多时辰，需要活动活动。”他负手踱步，走向盛开的迎春花。一面赏花，一面说，“据奏：俄罗斯人生性强悍，耐寒好斗，骑兵尤其善战。他们的大炮射程比我们的远，装药也多，威力比我们的大。据奏报，俄罗斯正在做准备，秣马厉兵，准备向我边境大举入侵。”他望着徐以新，“所以，兵部请求训练一支蒙古骑兵，数目在七八万人。马匹、甲冑、刀枪、弓矢，已经齐备，只差能与俄罗斯匹敌的新式大炮。这种炮，炮身长，装药多，炮身架在轮子上，可人推、可马拖。炮身可俯、可仰；可平射、可作高弧远射；可自由移动炮位。可用于进攻，也可用于守城。这新炮必须在明年黑龙江水结冰之前造好，并配置到东、西两翼防线。因而造炮一事，势在必行，不可延缓。”天隆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那——”徐以新眼巴巴地望着天隆，欲言又止。他想说：一千万两银从何处出？

“关于筹款，朕盘算了一个办法。”天隆闻一闻迎春花。

“陛下已有英明决策，请指示臣。”徐以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顿感两肩轻松。

“什么‘英明’！”天隆自嘲，“不过卖家底儿而已。”

“卖——”徐以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古今帝王，只收进贡，从没有卖家底儿的。

“卖珍宝库的珍宝。”天隆微笑着问徐以新，“朕贵为天子。卖东西，你是否认为有失体统？”

“臣以为，兵甲，乃国家之事；库珍，为陛下私有。事虽孔急，怎好动用陛下家私！”

“诸王公侯，不体察朕的难处，不肯借钱相助；户部又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子，朕只得变卖家私，以解燃眉。”

“这——”徐以新无言以对。

“而且，朕非爱宝之人，那珍宝搁置不用，形同废物，倒不如变钱，免得你们着急。况且，货物流通为治国安邦之不可缺。那种鄙视买卖，视商贾为祸害者，实是偏见。朕把无用之物，变为国家急需，正是顾全大局，并不失帝王体统，你——应当明白。”

“是！陛下胸襟弘大，非臣工所能及。圣上的教训，臣谨记在心。以后，对商贾多加奖励，使物畅其流，国家可以多抽税，以充实国库。”徐以新钦佩得五体投地，并想到增加国库之途，“陛下打算把珍宝卖给谁？”

“既然卖，谁都是买主。王公大臣可买，六部上下可买，各省督抚也可来买。”

“王公大臣，既声言穷苦，不肯捐借；臣以为恐怕不敢来买陛下的珍宝。”

“那就拿到宫外去，卖给商人。”天隆十分绝断，他继续说，“既然卖，总得定个价钱；既然为兵部筹款，价钱应当值其所值。太贵，没人买；如价钱太低，岂非让买者占便宜？”

“那需要事先估价。但陛下不事商贾，臣又不懂珠宝，难以估价。”

“朕听说，你有个亲戚，在京城经营珍珠、玉器、古玩？”

“是。”侍郎明白皇上的用意，谨慎地说，“臣的娘舅。在前门外大街西侧珠宝市街开一家珠宝古玩店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天隆点点头，坐到炕上，拿起朱笔问：“什么字号？”

“聚宝斋。”

“令亲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金耿亮。”

天隆在蓑笈上，用朱笔一一记了下来。

京城的冬天，十分寒冷。朔风凛冽，寒气逼人，滴水成冰。

街上，立谈者跺脚搓手，行走者来去匆匆，嘴里吐着白气。

腊七腊八儿，冻死寒鸦儿。这是一年最冷的时节。然而，街面儿上倒显得热气腾腾，展现着过年的景象。

腊月二十三祭灶、过小年那天，雪过天晴，碧空万里，是京城冬季难得的晴朗天气。

屋顶瓦面，白雪覆盖，反射出刺眼晶光；繁华异常的前门大街，人踩马踏，满街雪泥。置办年货的人们，踏着

雪泥，来来往往。

各个铺店的门脸儿，早已油饰一新；商号的牌匾，早已拭去尘灰，有的还重新描了金。

各式各样的幌子，换上了新的幌绸，红色或蓝色的；有的更换了新的。

有的商号已经悬挂了彩灯。

前门大街本来宽阔，道路两侧，各铺户前面，布了一街摊点，其中有的是小贩经营，有的是铺户自家的，是自家把年货儿摆到街上去的：绚烂夺目的绢花、纸花摊儿，五颜六色的绒线、丝线摊儿，香烛、纸马摊儿，年画儿、春联摊儿，簪环首饰摊儿，孩子们围拢的杂货摊儿，鞭炮、花炮摊儿，靴、鞋摊儿，帽儿摊儿，估衣摊儿，布头摊儿……

各色京味儿食品摊儿，穿插其间：桂花年糕，茶汤炒面，卤煮火烧，褡裢火烧，馄饨烧饼，老豆腐……

凡摊儿都吆喝，吆喝赛过唱，声音清脆大拖腔。

这是一支呼唤新春的大合唱，是一支发自心底喜悦的迎春曲。

那鞭炮摊儿燃放的阵阵鞭炮，那飘散在人们头顶上的团团灰白色硝烟，在为这支迎春曲发出震耳的赞美。

在步行、车马、轿子汇合而成的人流中，令人瞩目的，是从南面行来的一匹快驴。这匹驴，白嘴巴，白眼圈，四只银蹄儿；除此，全身一抹黑；全身油黑，像是套上了用黑缎子缝制的驴衣。

骑者是一位色如古玉的中年人。

他头戴青布貂皮风帽，身穿青布猢猻皮袍，套一件银灰布的狐皮坎肩。

快驴，是驴的形态，此刻它并未快跑，而是缓缓行进。

骑者稳坐驴背，腰身松树般挺拔；他左顾右看，二目炯炯地观察着这京城的年景特色。

在骑者左侧，一名步行年轻随从，单裤、短袄，穿双双脸洒鞋，扎着裤管。这位从者虽在雪泥中行走，鞋上却不见半个泥星儿。可见他身轻如燕；虽是正值隆冬数九，可他身着单裤，足见武功过人。

骑者注目于一家关闭店门的大铺店，牌匾上写：谦祥益绸缎庄。

骑者又看到兴业钱庄的店门紧闭；又看到大和粮棧的店门紧闭。

在这洋溢着过年气氛的前门大街上，户户悬灯结彩，独有几处大的门面关门停业，了无生气，引起了骑者的关注。

他每看一处，侧身问从者几句；从者贴近驴身，脚步不停地回答几句。

骑者走至廊房二条胡同东口，从者上前扯住嚼环，把骑者引进珠宝市小街，停在聚宝斋珠宝古玩铺门前。

骑者下了驴背，把缰绳递给从者，走进铺店。

柜台里迎出了二掌柜于四海。

珠宝古玩店不比油盐店。这是半年不开张，开张吃半年的买卖。三天两天不进顾客，丝毫不奇怪，偶有顾客进店，其招待也不同于一般铺店。让座、上茶、点烟。

“您来啦。”于四海举手延客，“您请坐。”来者举目看一遍店堂陈设，却没有琳琅满目之感。他大大咧咧地坐在柜台顶端靠窗的椅子上。“我不买东西，逛得累啦，到宝号歇歇腿儿，讨杯茶水。”他随手脱下风帽，放在茶几上。

几乎长了六只眼睛的于四海，玲珑剔透，是这一带有名儿的商人。他早已注意来人的穿着、神态。来人的器宇不凡，名贵的皮衣却吊着布面儿，他断定：这必是贵人临门。所以，他毕恭毕敬地吩咐学徒上茶，亲自为来者点烟，一面含笑说：“凡是来的，全是我们的主顾。这回您不买，下次您来买。您来喝茶、歇腿，您就记住了我们聚宝斋，到了您需要买珠宝玉器、古玩的时候，您必定先到小店来。要是您的高亲贵友需要买古玩，您一准儿介绍聚宝斋。所以，敝店欢迎您来喝茶、歇腿。”一口生意经，念得在情在理儿。于四海要把聚宝斋三个字，刻在这位器宇不俗的来客心里。

“好。”来者继续观看陈设的商品，他只抽于四海递过来的水烟，却不喝茶水。

来者看到：聚宝斋，五大间门面，店堂四四方方，南北两条柜台。门面、窗户朝东，半晌午的阳光，把店堂照得雪亮。

柜台后面是靠墙的红木货架。

南面货架上，陈列的是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玳瑁、水晶、红蓝宝石制品，宝光闪烁；北面货架陈设和悬挂名人字、画，名笔、古砚、古瓶、古瓷盘、彩陶，以及玉质雕像，一派古色古香。

两条长柜台中间是走道，尽头一扇紫檀雕花小门，通向后院。此刻，小门关着。

在来者仔细打量店堂及货品之时，于四海站在他身边，随时准备回答客人的询问。

来客吐一口水烟，用手指着货架上一对彩花茶瓶：“那

对茶瓶，许是明代正德官窑的吧？”他只看茶瓶，不看四海。

“老先生是行家。”于四海笑着说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十两。”

“十两？”来客诧异，“怎么，古瓷器这么便宜？”心想，市价如此，我的珍藏怕是卖不出多少银子来。

“这是赝品。”

“哦！”来客放下心来，“这赝品可真精致，够得上以假乱真喽！”他瞧着于四海故意问，“为什么不当真的卖？我想很少有人辨认得出来。”

“聚宝斋，金匾大字，不是老虎摊。小店有七八十年的声誉，凭的是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。老掌柜有铺规，谁以假充真，蒙骗顾客，他就得立刻辞柜。”于四海郑重地向客人声明。

“你们有官窑的真品吗？”

“有。不只一对，也不止茶瓶。不过货架上不摆。”

“奇了！”来客抽口水烟，“有好货为何不摆出来？”

“免得失手。”四海解释，“一对官窑古瓷值二百两银子，万一失手损坏，代价太高。所以，古玩店的规矩：顾客要看什么，我们给拿什么；货品拿上柜台，顾客要看正面、看底面、看侧面，只要说话，由我们翻转货品，不须顾客动手。只有成交以后，顾客才能随意翻转，因为货品已归顾客所有，如有损坏，与本店无关。”

“是了。”客人点头，“你们的铺规订得好，不管卖什么的铺店，都应有货真价实的铺规，不准欺骗顾客，以次充好。”他顿一顿，“你们掌柜的很懂得生意，生财有道。他

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七十二岁。”

“姓什么？叫什么？”

“叫金耿亮。”

“金掌柜，可是京里人？”

“不，家在保定府。”

“保定府——”客人沉吟，“我认识一位保定府的人，他叫徐以新，你们掌柜可认识他这位同乡？”

“您说的可是户部徐侍郎徐老爷？”于四海恍然，证实了他对来客的推断，神态更加恭敬。

“许是个侍郎。”来者的口气毫无尊敬之意，于四海听了一愣。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也算认识。”于四海慎重地说，“这位侍郎爷，是我们老掌柜的外甥。”

“是了。”来者试探着说，“在京城开珍宝店，有个侍郎照应，生意必会兴隆。”

“这回您说错了。”于四海听出弦外之音，于是也郑重地说，“珠宝古玩店，是为达官贵人开的，普通百姓难得花几十两、几百两银子买古董。小店所靠的不是官府，靠的是货色齐全，价钱公道。再说，徐老爷也只是逢年过节来给老掌柜请安拜年；再就是每年给老掌柜拜一次寿。”

“你们掌柜的常到侍郎府去？”

“不。据在下所知，老掌柜从未进过侍郎府。”

“你们掌柜的可在店里？”

“在。他在后院同一位外地同行谈一笔生意。”于四海说着向小门瞟了一眼。

这时小门开了，金耿亮陪着一位商人走出来。这客商向金耿亮拱手告辞，金耿亮送客到门外，揖手告别，然后转身进店堂，他看了一眼与于四海谈话的坐客，不停步，向小门走去。因为他不直接应对顾客。

“你是金耿亮？”来客坐着直问。

这一问，使全店堂内所有的柜伙都感到惊讶，大家把目光投过来，于四海也板起了脸。一位中年陌生人对一位年逾七十的老人如此无礼，不能不令全体柜伙恼怒。

“是我。”老人很有涵养，停步转身，和气地望着客人，问于四海，“客人看过货啦？”

“这位先生，是来歇腿儿、喝茶的。”于四海的语气也不似方才。

“打扰了。”来客漫不经心地说，“金老板可认识徐以新？”

“以新是在下的外甥。足下也认识以新？您贵姓？”老人语气平和。

“姓——艾——。与徐以新有一面之缘。”来者想了一想，“金老板，我除了歇腿、喝茶之外，还有求于金老板。”柜伙们益加不满：天底下哪有如此求人的？

“我家里有一批珍宝打算出手，想请金老板为我估个价。”来者只是这样诉说，脸上并无求人之色。

金耿亮干了一辈子珍宝古玩，经验老到，听其言辞，观其神态，知道此人定然高于户部侍郎，不能怠慢。闻言一笑，“那请足下到后院看茶，后面清静，谈话方便。请！”老耿抬手延客，来客也不谦让，倒先进了小门。

老人向于四海递个眼色，吩咐“备酒”，也走进小门。

聚宝斋有两层院子，两个天井。金耿亮经常住堆房——也就是仓库，但在门市上也有他的寝室，是在第二层院子里，北房，二明一暗，明间待客，暗间是卧室。

此刻来客与金耿亮坐在明间一张八仙桌的两侧。

学徒献上茶，为客人点上烟，然后退出去。

“请用茶。”老人含笑让客。

来客不用茶，不说话，只是打量这屋子的陈设。使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两间屋子，没陈设一件玉器，没有悬挂一张名人字画。桌上的笔、墨、纸、砚也是极普通的。珠宝店老掌柜屋内不见珍宝，可见老人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和身份。朴实无华的人，必定忠诚老实，叫这样的人估计珍宝的价钱，是可以信任的。来客心里这样考虑。

“我请你去为我的收藏估价，会给你好处的，并不叫你白跑。”来客边打量屋子边说。

“哦！”老人一笑说，“不白跑？”

“你估价之后，可以拣你合算的先买，这样不是可以赚一大笔银子吗？”来客瞧着老耿，看他如何回答。

“或者是不去估价，或者是估价之后，我一件不买。”

“这却为何？”

“自己估价，自己买。买主为卖主订价，天底下没有这样不公道的买卖。”老人摇头笑道。他把客人说的话当笑话听。

“来请你去估价，是我信得过你。我相信你忠厚老诚。估价之后，任你选购，是我的情愿，我是卖主，这样做，我